

我家在台北盆地的边缘,邻镇芦洲,有一座1970年兴建、我从小跟外婆去的“中山市场”,中山市场因建筑老旧,今年拆了。市场内有一摊卖黑猪肉的“猪肉昌”,迁出到附近的新市场重新安顿。这是我多年爱去、十分信任的猪肉顾问,今天我想写一写它。

猪肉昌

洪爱珠

认识猪肉昌,是来自Nobu叔公的讯息。

Nobu叔公就住在市场边上,是我外公老友。严格来说,是酒友。外公生前,家里几乎天天有客,朋友随时进门坐下喝酒吃菜,家人见怪不怪,自动为这些来来去去的长辈添碗筷斟酒。外公晚年腿脚不好,少出门,十分沉默。Nobu叔公来吃酒,顺道给外公讲庄里庄外的新鲜事,绘声绘影的。

Nobu体形瘦小,显得头颅特别大,一张猕猴桃似的皱脸和招风耳,老像在笑。叔公死了好多年,我老记得他笑嘻嘻的神色和雕刻般的抬头纹。据说Nobu曾在淡水开过切仔面店,对猪肉颇有见解。他告诉我们,说整座市场

里,猪肉昌的黑猪肉最好。我首次去猪肉昌,为复制妈妈的卤肉。我母亲生前喜欢用来卤肉的部位,用闽南话发音叫“太兴肉”,是猪颈以下胸上这块的带皮肩胛肉,肥瘦分层清楚,瘦肉味浓而不柴。店东林东富,猪肉昌第四代,见我明显是市场采买的生手,便放下工作走到摊前,先两手下垂拱起背来,模拟一头猪,再指指前胸两侧,连接腋边的这两块肉。

“太兴,一头猪仅两块。你妈妈内行。”林先生说。

我从此记住了。日后常来,不懂就问。林先生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亲都卖猪肉,四代人卖猪超过百年。他十几岁入行,懂猪,又爱下厨,同时耐心于解释,是万里挑一的专家级顾问。

猪肉昌只卖本地黑猪,来自邻镇八里。每头猪都由林先生亲手挑选,不经屠宰场决定。挑上的以昌字做记,皆为重约三百斤,养足十四到十六个月的熟龄黑猪,吃煮熟的叶菜厨余。猪肉色泽天然红亮,不靠红灯泡化妆。同是黑猪,饲养不足

一年的,肉味清淡些。也有在厨余里混一点饲料,或全饲料喂养的,皆影响风味。我买猪肉,会将生肉凑近鼻尖来闻,比较多家,猪肉昌最不浑不油,自带清甜气。一般公猪较母猪来更有腥味,但台湾黑猪普遍在仔猪时已阉割,相较于白猪饲养更久,成猪阶段,已少有膻味。

素日宰一到两头猪,年节则宰三到四头。猪肉昌是市场里最晚开卖却最早沽清的一摊。其实可以多宰多售,但林先生不乐意,一方面透支体力,另一方面不喜剩余。故通常上午十一点前,摊上光坦早已无肉,露出油亮亮的长案板。

长案板是定制品,分内外两区,内板用于切割,铁木制,十年一更。外板保养,不能使用清洁剂,便以棕刷裹上毛巾,用力地连刷带磨,方能将肉屑、灰尘和油脂除净。

猪肉昌清晨五点半开始解猪,七点开摊。若人挑肉,必须赶早。熟客一早就买走属意或罕见部位。八点后,是肉挑人。顾客视摊位上有什么肉买,随机决定烹饪方式。观察

高考成绩已出炉,几多欢乐几多愁。高考成绩十分重要,它不仅决定着上什么样的大学,而且往往影响一个人的整个人生。但是,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能考得很好。因为,考试考得好不好,除了平时的学习成绩,还有多种因素影响。考生也好,家长也好,乃至整个社会,究竟应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?我想起了大宋历史上新科状元不应唱的范镇。

宋仁宗景祐五年(公元1038年)三月十七日,皇帝端坐在龙椅上,朝堂上云集大宋朝臣,朝堂外聚集皇亲国戚王公贵族,所有人都翘首以待,等待殿试结束后隆重的唱名仪式。“殿廷唱第第三人,则首礼部选者,必越次抗声自陈,率得置上列。

吴育、欧阳修号称耿介,亦从众。”(《宋史·范镇传》)主考官范雍大声唱



边看边聊

八点的客人,多是行家。除家庭厨子,还有附近驰名的老面馆。华人吃猪,由头至尾全不浪费,解猪是高度专业工作。根据不同地方料理习惯,肉品分切位置不同,命名也有别。

比如前文的太兴肉,又称“不见天”;台湾肉贩呢称里脊肉为“肉速”,来自日语のロース(腰部)。同一摊档,应顾客要求,每日分切方式都有些微差异。我依赖传统猪肉摊,就因为这些。除了肉质,关键是与

专家讨教和细腻的定制。就讲最普遍的绞肉,除了指定三肥七瘦,或二肥八瘦,可以粗绞细绞,或多绞几趟。讲究的客人,自己拣一块如“老鼠肉”的贵价精肉来绞。这是猪后腿中单独取出的瘦肉,形似老鼠,一头猪就两条。横切面肉色由深至浅渐层,柔嫩带弹性。与香港的“老鼠展”又不同,“老鼠展”指的是猪前臂内的肌肉,尺寸小得多。

又一次,有位阿嬷指定要“八个月大婴儿吃的绞肉”。

八个月和十六个月大婴儿的绞肉,难道有差别?“有。”林先生说。年龄越小的孩子,他便挑越嫩

出“吕溱、李绚、徐良佐”三人后,宋仁宗和满朝文武百官都把目光投

向了新科状元范镇。为何呢?原来北宋殿试的次序不是按成绩高低排列的,而是按生源所在地排序的。礼部选定的本年新科状元,在主考官唱出前三个名字后,“必越次抗声自陈”,都会越过次序,直接向皇帝毛遂自荐,结果都“率得置上列”,皇帝直接钦点这个人作为新科状元,给予很高的职位,连耿介于世的吴育、欧阳修当年都是这样的。可本年新科状元范镇却像没事似的,“镇独不然……不为动,至第七十九人,乃从呼出应,退则列,无一言”。(《宋史·范镇传》)庞籍见新科状元没有一点动静,等了好一会儿,才继续按次序唱名,直到唱到第79名时,范镇才应唱出列,且应对后迅速入列,没有多说一

新科状元不应唱

洪水

有很多理解。我觉得《宋史·范镇传》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。传记通过分析范镇的一生,清楚地告诉后人,这是范镇的本性所致。他就是觉得,我就是我,考得怎样就怎样,没有必要借皇帝在场、满朝聚焦的高光时刻,炫耀自己,博取声名。由此,“廷中皆异之”。仔细想想,范镇的率真言行是不应“异之”的。无论什么样的考试,成绩总是有高低,名次总是有前有后,最要关注的是成绩不是自己的真实状况。只要是自己真实水平的反映,大可不必高分中榜似范进,低分落榜一蹶不振。王阳明曾说过:“落第动心为耻”,他和中国历史上苏洵、杜甫、李白、李时珍、蒲松龄等众多著名大家一样,科举考

的言行,“廷中皆异之”。

对范镇不应唱,后人有很多理解。我觉得《宋史·范镇传》实际上已经有了答案。传记通过分析范镇的一生,清楚地告诉后人,这是范镇的本性所致。他就是觉得,我就是我,考得怎样就怎样,没有必要借皇帝在场、满朝聚焦的高光时刻,炫耀自己,博取声名。由此,“廷中皆异之”。仔细想想,范镇的率真言行是不应“异之”的。无论什么样的考试,成绩总是有高低,名次总是有前有后,最要关注的是成绩不是自己的真实状况。只要是自己真实水平的反映,大可不必高分中榜似范进,低分落榜一蹶不振。王阳明曾说过:“落第动心为耻”,他和中国历史上苏洵、杜甫、李白、李时珍、蒲松龄等众多著名大家一样,科举考

试中落榜,却在人生航船上奋楫,把自己的真实才智贡献给社会,赢得世代赞誉。

范镇不应唱,其实并不限于科举。生活中凡有“应唱”场景,他基本都是不作声的。一次,朝廷官职调整,众人都认为范镇应得到馆阁校理之职,可范镇什么话也不说,什么意思也不表达,最后落了个较低职位。范镇一笑而过,欣然接受。皇帝要百官到郊外迎接文、富两个宰相入朝,别人都“应唱”,可范镇却劝皇帝“罢郊迎”。由此可以看出,范镇“不应唱”的性格,让他生活得率真、平实,低调而又自在。

尽管范镇不喜“唱”,但他的真才实学和优秀品格却唱响于大宋王朝。他历经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三人翰林,四任知贡举,以文著名,精通音律,司马光说他“勇者无敌”,苏东坡赞其“一语荣辱天下”,累封蜀郡公,高龄而逝,谥号忠文。



禾黍,也即禾和黍,就是粮食。古人说民以食为天;盘古开天,以古人局限的知识体系,世界起源于这天地之间,可见,粮食对于百姓是何等的重要。

看过一部日本电影,说是古代日本弃老的风俗。故事发生在日本中部山岳地带偏僻小山村里,因为极度的贫穷,那时,壮年人把活到70岁的老人,背到村

子附近的峭山上,任其自生自灭,只有这样才能把粮食省下来,以便年幼的小孩能活下来,美其名曰祭拜山神,其实就是因为禾黍极度匮乏,导致人性扭曲和道德的泯灭。当年导演木下正吉把这段历史搬上了银幕,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,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斩获戛纳电影节多项奖项。

有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,已到了花甲之年,他有几辈子都用不尽的财富,自己却过着非常节俭的生活,但凡小孩子吃饭,米粒不小心掉在桌子上,他一定让其舔食,杜绝浪费。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作为员工和晚辈树立了粒粒皆辛苦的楷模。因为他的过于节俭,常常招致员工嘲讽。后来人们方知他内心深处的痛。他说:我看到粮食被浪费,就想起了在三年内困难时期去世的老父亲。当时他父亲已经有严重的浮肿病,还夹杂着其他诸多疾病,在他老父亲离世之前,唯一的愿望就是“能够让我吃一顿饱饭吗?”那时候,他尚年幼,家里兄弟姐妹多,他父亲最后的愿望都未能实现。企业家说,最最见不得粮食被糟蹋,总是觉得在天上的父亲会责备哀怨而自己内心被深深灼痛。

从饥馑的古代到21世纪的今天,数千年的时代变革,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丰富,琳琅满目的所吃所用唾手可得,在街头巷尾,总是弥漫着诱人的美味食物,人们只需一部手机,动动手指头,就能够获取几乎大部分的食物。原生态的禾或者黍都能够被加工成精美绝伦的点心。

尽管如此,今天的人类并不因此而极度狂欢和奢侈。数十年前,为子子孙孙所预备的诺亚方舟已经在北极成功修建。

在挪威靠近北极的寒冷地区,世界末日种子库就建在斯瓦尔巴群岛地下深处,其目的是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。这座种子库可存储22.5亿颗种子,目的是保护农作物多样性和应对小行星撞击地球、核战争等灾难。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被形象地称为“末日粮仓”。

每到油菜花盛开的季节,我们都能够看到几乎同样的场景: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无不例外在盛开的油菜花海里展开双臂,笑逐颜开。仿佛他们就是麦田的守望者,也是丰收和富足的守望者。

有种子就会生长出禾黍,就不会有饥荒;有禾黍就会滋养出新的生命,有生命就有希望。居安思危,防患于未然,是人类对未来的一种责任和担当。

当年“吃饭课”

张大卫

不知不觉,两个班级的作文簿,利用“吃饭课”就处理好了,用不着花一整块儿的时间去批,而且往往把最差的那个学生的标点符号使用得正确起来了,然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吃饭,离学生下课、食堂的排队高峰还有五分钟。下午便可以发到手,鼓励他再进步。



横断山绿绒蒿(摄影)申然作

培训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,可我无论如何想要去泡一下成都的茶馆。于是挑了一个九点半才开始讲座的上午,调好了清晨五点的闹钟。一边折腾一边咬牙切齿地腹诽自己大约是全都泡茶馆最虔诚的人。

喜欢一座城市有时跟城市本身没什么关系。若喜欢的人在北京,可能你会觉得首都的自来水就像美人鱼的眼泪一样凄美。而我喜欢这里的第一步是爱上了成都的出租车司机。在成都,路边扬招远比网约车来得便利,出租车亮闪闪的顶灯在路上忽闪来忽闪去,给人一种久违的踏实感。载我的司机来成都15年了,听我报上茶馆的名字就问有没有带上早点。他说茶馆里可没有早点卖,就是茶,这会上边的小食铺子又没有开门。我于是嘤嘤着问他能不能在路上让我买点。他奇道:“这有啥不行的,吃油条不?哥给你带个油条特别棒

的店。”之后的一路他停了两个店,我遵嘱买了油条和一个很脆的薄饼,据说配茶特香。下车的时候我兴兴头头地一边付钱一边夸成都路边停车方便,不会扣分罚钱。师傅扫我一眼说:“怎么不扣分!三分!还罚钱。”这下换我奇道:“罚钱你还停车让我买早点?”他于是瞪大眼睛:“妹子,你招我车的时候看没看到我车上的星?我是五星级司机哩。啥叫五星级?就是全成都所有的探头我都知道在哪里。一个司机,他要是知道探头都在哪里,那怎么开车就是他说了算的撒。”

满心以为我会是整个茶馆的第一名,毕竟才早上六点半,却没想到沿河的座位已经坐了一小半。从坐定点茶到上茶上暖瓶统共五分钟,效率惊人,且这五分钟里又进来了三四拨人,临河的SPA区宣告客满。我前面那桌的大爷在让人采

耳,师傅还带着音叉,会在耳朵边敲一下,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。左边上的那桌是阿姥爷叔局,两女一男,以我对成都茶馆文化的浅见,我以为他们肯定是三缺一,不是等人打麻将就是等着攒蛋。然而在我拿水壶添水的瞬间我听到那位爷叔在讲: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……这种气魄我喜欢,人生哪能没有点气魄。边上那位阿姨接口说:论大气魄我服毛主席,北风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……我定了定神,转头看那三位,依然很普通的样貌,只是感觉眼神不一样了,也不晓得是我的还是他们的。

一直赖坐到九点才打车赶回去听课。许是因为喝饱了茶,一个上午都精神抖擞的。偶尔会想到那个知道所有探头的出租司机和喜欢大气魄的阿姨。以后,当我回忆成都,脑子里应该会有具体的人的样貌浮现,这可,真好。

七夕会

七夕会,师傅还带着音叉,会在耳朵边敲一下,有一种特别的仪式感。左边上的那桌是阿姥爷叔局,两女一男,以我对成都茶馆文化的浅见,我以为他们肯定是三缺一,不是等人打麻将就是等着攒蛋。然而在我拿水壶添水的瞬间我听到那位爷叔在讲:待到秋来九月八,我花开后百花杀……这种气魄我喜欢,人生哪能没有点气魄。边上那位阿姨接口说:论大气魄我服毛主席,北风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。望长城内外,惟余莽莽;大河上下,顿失滔滔……我定了定神,转头看那三位,依然很普通的样貌,只是感觉眼神不一样了,也不晓得是我的还是他们的。